

豆豆

# 走進老校區



因為九月剛剛回鄉，本不打算參加十月廿五日的母校石獅華僑中學的七十週年校慶。返菲後，收到一個邀約，甚是糾結，外子鼓勵我還是應該回國參加校慶。

23日凌晨從納卯回到馬尼拉的我，稍事休息後，馬上又開始收拾行李，往機場趕，當天飛回故鄉。

每次校慶，教育促進會（校友總會）的換屆典禮是校慶活動的重頭戲之一，十年前母校的六十週年校慶的時候，我是促進會換屆典禮的司儀之一，當年我回國，從飛機場入酒店到校慶活動結束後，我都沒有離開酒店，我總是自嘲我來參加校慶是酒店「三日游」。

這次的校慶慶典活動其中有一個活動就是回到舊校區，時間是25日校慶當天的上午。我想我在前一天已經與我的搭檔吳澤榮學長見過了面，並且也拿到了25日晚上換屆典禮的司儀稿。於是，25日上午，吃完早餐之後，我便換上了菲律賓校友會的會服，興高采烈地準備上車，沒想到突然接到澤榮學長的微信，說是要來酒店與我到會場排排。我頓時心裡涼了半截，不過還是工作為重，好在負責接待的校友們得知情況後，讓我與澤榮學長聯絡，讓我跟隨「大部隊」進去看一眼老校區，楊學長便專車送我回酒店。善解人意的澤榮學長便答應我與我在老校區會合後，我們再一同回到酒店。

在我離開故鄉之前的日子裡，我在石獅僑中學學習、工作了十一年，僑是我傾注了大量情感的地方，在僑的日子裡，是我一生中最高興的時光。

坐在旅遊大巴裡，我彷彿又回到以前春遊秋遊的快樂時光，旅遊大巴司機走錯了路，又讓我多重溫一會兒時出門遊玩的快樂。

一下大巴，只見道路兩旁站滿了夾道歡迎校友們的學生們，幾經滄桑的老校區，在很多人的努力下，終於將以「石獅華僑實驗小學」之名回到僑中人的心裡。

這麼些年母校老校區雖然經歷過長

痛，可是當年的校訓「誠毅勤敏」依然聳立著，實驗小學的校長為大家報告小學的概況之後，邀請大家到學校參觀並精心地為校友們準備石獅風味的茶點。

這時，我悄悄地脫隊，想去尋找我記憶中的足跡，我當年無數次經過的「益仁院」，我當第一次上講台的教室，我至今還珍藏著的我在講課時被米家山導演拍下的照片的教室，我住過的宿舍，食堂，甚至是公廁等等地方，這些如今都蕩然無存，萬幸的是：我找到了我當年離開學校時，那座剛啟用不久的「僑星樓」，那座教學樓曾經留下我滿滿的青春回憶，有甜蜜，有遺憾。也是我在母校教的最後一屆學生92屆初三五年五班的教室，當年初三五班的那一張張稚氣的面容又出現在我的腦海了，我多想回到我當年教過學生的教室，可惜那個時候，學生們正在上課。

我不敢多在我曾經熟悉的地方流連，便回頭往人群中走去，這時，菲律賓校友團裡不斷地有人告訴我，說是有學校的老師在找我，說是我當年的學生。

這時，我已經到了必須離開老校區的時候了，我在找澤榮學長的時候，突然菲律賓的學姐把一個老師帶到了我面前，我依稀還認得她當年的模樣，當她說出她的名字時，我立刻說出她是來自「梧坑」的。

敏莉緊緊地抱著我，當年我是她的英語老師，她說我曾經把英語教研室的鑰匙拿給她，讓她們去教研室讀書比較安靜，她說，當年中考時，她發燒了，我把我自己的宿舍讓她住，我也給她分析過她將來的就學之路。

這些往事，我已全部忘記，可三十幾年過去敏莉依然還記得。當年，我在晉江一中補習時，我的班主任黃河祺老師給我的溫暖，一直在我的心中。所以，我在當老師時，一直想用我的舉動去溫暖關心我的學生。這一份溫暖，並沒有隨著時光的流逝被淹沒，並且被傳遞著。

這是我這次參加石獅僑中校慶最大的收穫。

(11/04/2024)

施文志

# 龍湖僑史資料



最近朋友從晉江帶回來一本《龍湖僑史資料》送給我，其中有收錄本人的小傳。

《龍湖僑史資料》於2020年由海峽文藝出版社出版，全書六十三萬字，其中包括圖片二百七十幅，圖文並茂，豐富翔實。《龍湖僑史資料》編纂工作歷時一年多，經五次修訂。全書分《僑情概況》、《僑鄉文化》、《僑鄉影像》、《僑界精英》、《菲華社團》、《僑史人物》、《僑史縱橫》、《僑聯組織》八章，並附錄《龍湖人在港澳台》。

《僑界精英》：「僑界人物錄」：施雨霜、施清溪、吳身謀、施嘉慶、施恭旗、許澤堆、許經波、洪我景、許中榮、許經旋、施永昌、施偉廉、施文志、許爾琦、施亨利、施聰典、洪培力、許克宜、施學理、許扁、吳永堅、洪肇等。

施文志：祖籍龍湖鎮南莊村。二十世紀五十年代隨母親移居香港。七十年代

移居菲律賓，成家立業。八十年代菲華文藝復興期間，開始創作散文、現代詩以及短篇小說。先後加入新潮文藝社、菲華文藝工作者聯合會、千島詩社。他是菲律賓華文作家協會發起人之一，曾任4屆秘書長；菲華專欄作家協會發起人之一，現任秘書長。以洪範為筆名在《世界日報》之「小廣場」撰寫「人間對白」專欄，在《商報》之「大眾論壇」和《潮流》雜誌撰寫專欄。詩文作品發表於中國、菲律賓以及東南亞其他地區華文報刊。文學作品被收錄中國以及東南亞地區的文學選集。曾獲1984年「菲華新詩獎」佳作獎，1985年「廣廣詩獎」新人獎，1986年《世界日報》文學獎之散文組第二名。著有詩文集《詩文誌》。詩集《解放童年》、《是我》、《抱抱》，出版菲中雙語詩集《Pinalayang Kamusmusan》中英菲三語版詩集《解放童年》。2011年榮獲菲律賓作家聯盟（YUNYON NG MAG MANUNULAT SA PILIPINAS）頒予最高文學獎：菲律賓詩聖描韋斯斯獎（Gawad Pambansang Alagad ni Balagtas）。

鄭亞鴻

# 話說寒衣節



每年農曆十月初一，是中國的寒衣節。寒衣節又稱秋祭、鬼頭日、十月朝、祭祖節、燒衣節、授衣節等，是中國傳統的祭祀節日。古代民間將寒衣節與春季的清明節、秋季的中元節，並稱為一年之中的三大「鬼節」。這一天，特別注重祭奠先亡之人，謂之送寒衣。同時，這一天也標誌著嚴冬的到來，所以也是為父母愛人等所關心的人送御寒衣物的日子。

寒衣節相傳起源於周代。據考證，早在周朝時，農曆十月初一是臘祭日，這天要舉行隆重的祭祀活動。《禮記·月令》中描述了周代臘祭的情形：以獵物為祭品，天子在社壇上祭祀日月星辰眾神，在門閭內祭祀五代祖先，同時慰勞農人，頒布新的作息制度。而在民間，關於寒衣節的起源民間有很多傳說。有秦朝孟姜女哭倒長城之說、朱元璋在南京稱帝，在十月初一這天行「授衣」禮之說、蔡倫大嫂的促銷手段之說等。但廣為流傳的是孟姜女哭長城之說。《孟姜女哭長城》和《牛郎織女》《梁山伯與祝英台》《白蛇傳》被稱為中國四大民間傳說。唐代無名氏《搗練子·孟姜女》寫道：「孟姜女，杞梁妻，一去燕山更不歸。造得寒衣無人送，不免自家送征衣……」上世紀30年代，電影《馬路天使》中的插曲《四季歌》（周璇原唱）有一唱段：「冬季到來雪茫茫，寒衣做好送情郎。血肉築出長城長，儂願做當年小孟姜。」

相傳，秦時江南松江府孟、姜兩家，種葫蘆而得女，取名孟姜女，配夫范杞良。後來，杞良被抓去修築北疆長城，孟姜女千里尋夫送寒衣，尋到長城腳下，不想丈夫已死，被埋築城牆裡。孟姜女悲憤交加，向長城晝夜痛哭，終於感天動地，哭倒長城，露出丈夫屍骨。千百年來，這段忠貞愛情故事廣為流傳。

孟姜女哭倒長城八百里後，與秦始皇面對面地抗爭，為夫報仇、替己出氣，最後懷抱丈夫遺骨，縱身跳海殉夫。就在跳海的剎那，海上波濤澎湃，緩緩拱起兩方礁石。據說海上姜女墳，海潮再大也不會沒頂。河北省秦皇島山海關被後人認為是孟姜女哭長城之地，並在那裡蓋了孟姜女廟，南來北往的人們常在這兒灑下一掬同情之淚。廟中有楹聯：「秦皇安在哉，萬里長城築怨；姜女未亡也，千秋片石銘貞。」

由於孟姜女千里尋夫送寒衣的故事，長城外內外便將農曆十月初一這天，稱作「寒衣節」。「十月初一燒寒衣」，早已成為北方憑吊已故親人的風俗。

然而，比起清明節，寒衣節似乎被世人遺忘，至少在我們閩南地區是這樣。其實，《孟姜女哭長城》也好，《牛郎織女》《梁山伯與祝英台》《白蛇傳》也好，都是頌揚純真美好的愛情；寒衣節也好，清明節、中元節也好，都是表達對已故親人的思念之情。在寒衣節這個傳統節日裡，讓我們珍惜人間真情，遙寄對已故親人的思念，祈求平安幸福！

(2024年11月1日)

唐永泉

# 林保船（上）



林保船是安溪縣郵政局總部的一名保安，他是一個陽光帥氣的保安，一個認真的保安，一個有責任心的保安，一個多才多藝的保安。

一般的保安給人的印象是，五十多歲的知天命的老頭，慵懶的坐著，終日無所事事，不聞不問，甚至對過往的車輛行人不搭不理的。

林保船不是這樣的保安。他每天堅守崗位，對外來人員和車輛進行禮貌問候，詳細瞭解，該進的讓其進入，該拒絕的斷然拒絕，維護郵政局總部的日常生產和生活秩序。因為郵政局總部地處縣城老城區的東北角，寸土寸金，院內空地有限，除了滿足每一個職工的摩托車停放外，最多只能停放20部小汽車。每一輛小車進入院內，林保船都會親自到停車處指導停車，引導司機倒車入庫，保證每一輛車準確停車。車頭統一向左，車身對齊，平行，車與車的距離適當，既不浪費空間，又方便車輛進出。林保船每天要指導這些小車的進進出出，修正、停放、對齊，要花費許多精力。特別是夏天時節，露天車場，赤日炎炎，林保船經常滿頭大汗，衣服都濕透到了褲腰帶，但是他從不叫苦叫累的，相反，他樂此不疲，他覺得自己盡到責任了，心裡感到很輕鬆很舒服似的。

林保船做事是認真的，他喜歡乾淨，喜歡整齊。他把大門右邊的保安室、臥室打掃的乾乾淨淨，保安室整理的整齊整齊，桌上的物品大多收集到抽屜裡，茶杯、茶几，乾淨潔白，整齊擺放，簡潔明瞭。臥室的棉被折疊成方形，和枕頭一起，整齊劃一；牙刷、牙刷、牙膏排成一條線；布鞋、涼鞋、拖鞋統一向左，列隊看齊。整個房間像軍人

的宿舍，給人簡單、威嚴、乾脆利落的感覺，這種人的辦事肯定是嚴肅認真的、極其負責任的。大門左邊物架上的快遞，林保船總是按照一定的秩序，整齊排列，並及時告知職工快件的位置，讓職工取件一目瞭然，他還及時提醒職工，下班順手帶走。生活細節顯溫暖，大家皆大歡喜。

郵政總局裡的人都說，林保船是個好保安，是個稱職的保安。郵政局長多次在大會上表揚林保船，肯定他的辛苦付出。

林保船是魁斗鎮魁斗村內阪角人，上世紀八十年代初，初中沒畢業就輟學回鄉種地。聰明伶俐的林保船喜歡唱歌，他不甘於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勞作，經常在勞動之餘的田間地頭哼唱著山歌小曲，舒緩一下疲憊的身心，這也給周圍的辛苦勞動的農民帶來些許放鬆、些許慰藉，很多人喜歡聽他唱歌。

在計劃經濟的年代裡，農民生活的大部分物品都是政府按計劃分配的，憑票購買。當時有布票、糧票、麵粉票、油票（花生油、菜籽油等食用油）、土油票（閩南語，就是煤油，點煤油燈用油）等。有開通簡易公路的大隊，就能分配有一輛手扶拖拉機，主要用於供銷社運輸人們所必須的物資，而且這輛手扶拖拉機是大隊幹部才有資格開的。那些邊遠山村的大隊，只有山路彎曲，羊腸小道，人們所需要的生產生活物資，只能依靠手提肩挑了。拖拉機在凹凸不平的泥土路上「突突突」冒著黑煙，艱難地爬行，這是當時農民看到的最先進的機器了，人們都會放下手中的活兒，高興地看著拖拉機「威武」地前進，把人們所需要的農藥、化肥、土油等貨物運到供銷社，讓人們憑票去購買。

(未完待續)

謝如意

# 古今多少事 都付笑談中



又近黃昏，漁舟唱晚，眾鳥歸林。昨晚沒做成的功課，現在可以開篇了。

古今多少事畢竟太紛繁，能夠作為笑談的究竟不是全部。像我這種沒見過多少世面的人，固然也有歡笑，也有啼笑皆非，也有淚下滄沱的。只不過是，往往是「笑中有淚」罷了。

有生至今，我只當過夜校校長，難怪有的小學校長會侃侃地當我面說：「你不懂」。我最多也只當過全國最小的主任班主任，難怪有的在縣級政府部門的人，在要去過夜生活時也會當我的面說：「你不懂」。

他們真是我的知己，知道我有種種的不懂。有道是「不懂裝懂，永世飯桶」，我至少還有一個不懂那就是：他們真懂了嗎！

有人也會當我的面說：「不知道你大學是怎麼考進去的」，這是他的真話，他真的不懂我這文革後首次恢復高考時我是怎麼考進去的，因為他們後來或許經歷的種種考試，與我經過的這八經的考試有本質的差別。他是混得好的人，與考得好的人有本質差別再正常不過了。井蛙語天與蜀犬吠日都有合理的成分，不能求全責備。

古今多少事，都付笑談中。曹操劉備能夠煮酒論英雄，劉備偏偏會把自己嚇得心驚肉跳；有人會「溫水煮青蛙」，把自己也煮出罪惡感，警竹難書。咱們鄉下人卻會清水煮地瓜粥，自己動手吃個眉開眼笑的。這十八羅漢十八體我們也不太陌生呢。

國慶前的九月二十五日，我國的東風快遞，使命必達的洲際導彈在二十分鐘內飛天12000公里，準確無誤到達南太平洋，讓這個多處炮火紛飛的世界一下子靜了好多。這是不是繼續在宣告真理在炮彈的射程以內？美國為此還會笑著感謝我們預先告知他們，而其中有沒有哭笑不得的成分，我又多了一個不懂了！但我有疑問：一味靠武力才能立足的，能夠和諧全世界嗎？這又是我不懂的嘍。

古今多少事，都付笑談中。飛天洲際導彈說遠了，還是把記憶拉向昨天吧。昨天不知我怎的會與家母談到報名參軍的事。我對家母說，讓松真（她孫子）報名參軍去好嗎，她回答說不要。我說那讓銀

輝（她的女兒）報名參軍好嗎，她也回答不要。我就說那我報名參軍去好嗎，他說好。

我說為什麼讓他們報名參加您都不要，而我報名參軍您就要了呢？她回答說，「因為你年紀比較大」！我說您是認為我年紀比較大參軍比較能勝任當好兵是嗎？她說是！

我又問她，那您的年紀比我的年紀大，讓您報名參軍您要不要？她說不要！我說為啥呢？她說「因為我是女的，他們不要」……

對話還沒有完，且寫到這裡就好了，因為這已經讓我想到閩南俗語「公媽疼大孫，父母愛小兒」了，也讓我為耄耋之年臥病在床的家母能有與我簡明快捷的對話感到欣慰和幸福！

當然，我不說大家也不知道。首先，過去年輕時我曾經感到舍弟比我小十歲也少吃些苦，要是讓我把工作讓給他做我回鄉務農我也發自心底樂意！其次，我曾經在與兒子對話中說到這樣的話：不要以為你們年輕人都有銳氣，如果國家真的需要我上陣殺敵，我的銳氣不在你們年輕人之下！

也許家母與我對話中的內容，與我內在潛意識裡的深情產生默契而有共振現象，我對家母的慈訓毫無原怨尤之心，只有天意人心相通之神聖莊嚴的感覺。雖說自古忠孝難兩全，但我卻一直認為盡孝中有忠，盡忠中有孝，忠孝本可兩通！管好自己和家庭有孝更有忠，不給社會添累贅；奔赴國難作奉獻甚至犧牲是忠，但也含著孝！我會牢記慈訓，盡心盡力在為家為國「孝當竭力，忠則用命」，不負自己的初心實踐理想！

古今多少事，都付笑談中。又到要煮飯的時間了。大家晚上好！

2024年10月4日晚寫於福建南安金淘鎮後坑埔老街老家

菲律賓商報

CHINESE COMMERCIAL NEWS

于以同傳媒有限公司出版

Published every morning by

YUYITUNG COMMUNICATIONS, INC.

創社社長：于以同烈士

社長兼總編輯：于慶文

營業部：227 Dasmarinas St., Binondo, Manila

電話：79606382 · 82411756

傳真：82411588

電郵地址：siongpo@gmail.com

電子網頁：www.shangbao.com.ph



member: UPMG GROUP

